



新闻及文艺作品中记录的长津湖之战

长津湖畔忆峥嵘

A 旧报刊里的“前线”

国内报刊对长津湖战役的报道，乃是极为重要的公共史料文献。1950年12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《战斗在长津湖畔》，这是该报特派记者李庄（1918—2006）从战场前线发回的特别报道，就此拉开了向国内读者公开翔实报道长津湖战役的序幕。

报道开篇，以寥寥数语却如速写画笔般的现场素描，既形象刻画出了战场前线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，又表达出了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必胜的昂扬斗志。

这一报道两天之后，即1950年12月19日，略经摘录与修订，又以《美军的“天之骄子”陆战第一师受歼记——长津湖畔我志愿军歼敌经过》为题，登上了《解放日报》头版。此次刊发，还特意配发了一组六张战地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，展示我军第一次战役（云山大捷）的战绩。与此同时，各地报刊也纷纷摘录转载了这一报道，如同日的《云南日报》头版，就以《长津湖畔痛歼美军经过》为题，向远在西南一隅的云南读者，送上了这一重大战役喜获胜利的捷报。

12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《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，他们用肉体 and 鲜血守住了阵地》，这是一篇“战地通讯”性质的报道，这也是长津湖战役取得最终胜利之际，关于战斗英雄事迹的首篇国内报道。

时至1951年元旦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新闻简报一篇，题为《朝鲜东线歼美军万余，光复咸兴等城镇和广大地区，配合西线扭转战局转入全面大反攻》，十分明确地宣告以长津湖战役为核心的东线战事取得决定性胜利。

时至1951年1月4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又刊发了新闻简报一篇，题为《长津湖畔奋战八昼夜，取得东线伟大胜利决定性的一役》，标志着长津湖战役的总体概述性报道及相关动态报道告一段落。随着战役胜利结束，对于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及战斗案例的报道，也逐渐成为国内报刊的报道重点。

譬如，继前述对杨根思英雄排的报道之后不久，1951年1月19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又刊发“朝鲜前线通讯”一篇，题为《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斗中：共产党员沈永福，舍身炸毁敌坦克》。此后，更续有《新兴里战斗插曲》《黄草岭阻击战中的英雄们》《黄草岭上的救护英雄》《烟台峰上的都兴元英雄班》等多次多篇报道。



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，与武器装备一流、不可一世的美军第10军，在朝鲜长津湖地区进行了直接较量，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，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“路程最长的退却”。这场战役成为朝鲜战争的重要拐点，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。

于国庆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《长津湖》，背景即是这场一举扭转抗美援朝战争态势的“长津湖之战”。观影后，笔者又埋首于相关史料文献中，试图再次回归历史现场，去追寻那些可歌可泣、可赞可颂的点滴记忆。

■ 肖伊绯 据《北京晚报》

B 通讯汇编的“史册”

随着战斗英雄事迹后续报道层出不穷，更兼来自前线的通讯报道早已散见于报端，为便于国内读者集中翻检与浏览，共达七辑之多的《朝鲜前线通讯集》，迅即于195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，其中第三辑名为《战斗在长津湖畔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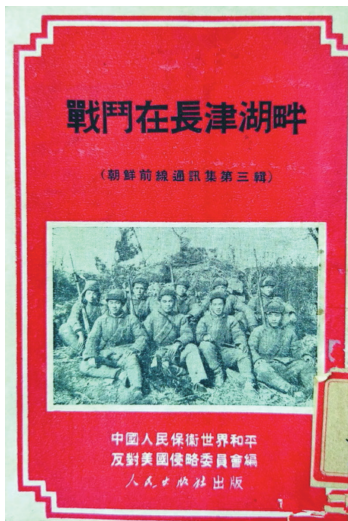
《战斗在长津湖畔》一书，自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，同年各地人民出版社重印达数万册之多，难以确切统计；而北京地区同年7月即再版，至1952年1月第三版印行时，总印数已近十万册。

是书诞生于国内各项物资短缺、经济实力薄弱的新中国成

立伊始之际，无论纸张品质还是开本装帧方面，都因陋就简、朴实无华。不过，即便是这样薄薄的一册通讯报道汇编，为便于读者直观了解战地现场状况，仍力争做到图文并茂，除了封面选用了一幅题为“坚守黄草岭的志愿军英雄们”集体照片之外，还在目录及正文页之前，插印了六帧铜版图片，全部为前线现场拍摄照片的翻版影印，这当然是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之一了。这六帧照片的“图注”如下：

1. 东线我志愿军跨越1700公尺高的雪寒岭，向长津湖战场奔驰。
2. 我志愿军在重机枪掩护下，爬冰卧雪，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匍匐前进，向敌军攻击。
3. 东线柳潭里战斗中，我志愿军乘敌不意，踏着深厚的积雪，通过密密的荆丛，向敌人猛攻。
4. 我志愿军机枪手沉着地射击敌人。
5. 遗弃在长津湖畔的美军汽车。
6. 美军俘虏惶惶地举着双手。

对于一般读者而言，即便还没有翻阅此书内文，仅仅浏览了这六帧照片，对长津湖战役的概况与实况，即已有了十分直观的感性认识了。再略微浏览目录页，十余篇精选出来的通讯报道及相关文献，无一不是深入了解与充分认识这场战役的重要史料。



C 文艺作品里的“故事”

除却相关史料文献的发布、汇编、传阅及研究，长津湖战役的史实、故事、事迹还被屡屡改编为各类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。最早将之改编为带有插图的通俗文学作品，为上海广益书局于1951年3月出版的《血战长津湖》一书；同年10月，此书已印行第六版，可以想见，当时应是风行一时的。

此书分为两个故事体系加以讲述，首讲平津湖战役全程，即“长津湖痛歼侵略军”；次讲美军侵略暴行，两个故事均配有一定数量的手绘插图，并明确声明“据人民日报改作”。可见，《血战长津湖》这一通俗读物，可能正是国内最早根据《人民日报》相关报道加以改作的文学作品。

关于长津湖战役的宣传，不单单是学者、作家群体率先参与了进来，曲艺界人士、民间艺人群体也不甘落后，纷纷参与到作品创作中。时为1951年10月，快板书《美贼大败长津湖》也创作完稿，印有快板书说词的小本儿，也已在陕西西安的长安书店里印制了出来。这是由西安本地民间艺人谢茂恭，与陕西省文联的李兴运共同编创出来的作品，说词儿都是简明通俗、朗朗上口的白话韵文，当年在西北一带的传唱流行，是可以想见的。且听开篇这一段，就可明了这样的创作，在基层民众中的生命力所在了：

志愿军，援朝朝鲜，英雄事迹说不完。长津湖边这一战，志愿军个个是好汉，这一场大战好凶险，听我从头说快板。去年十一月二十三，美贼总攻北朝鲜，搜罗了炮灰十几万，麦贼指挥在前线。东由咸兴往北犯，西攻德川和孟山，两路贼兵安排完，麦贼赶紧把令传，放下西线咱不谈，单表东线开战端……

时至1976年1月，由孙家玉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战火催春》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。这一部初版开印即达16万册（次年8月再版印数已达24万册）的长篇小说，乃是以抗美援朝中第二次战役末期到第四次战役中期为历史背景，着力记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艰险、抗击侵略的英雄事迹。

曹禺讲戏剧

翻译家许渊冲在抗战中考入“西南联大”。“联大”大家如云，就连请来讲课的老师，也多有专长的一方名家。譬如，在读“大一”时，他就听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一堂课，并留下深刻印象。

曹禺此时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职，他来“联大”上课，应属讲座。所以，一堂课中，几乎涉及戏剧创作的多个方面。譬如他首先说：第一要多搜集材料。曹禺形象地说：创作如十月怀胎，搜集的材料不一定可用，但灵感来了就用上了。因为人生复杂，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曹禺举有一例，说一个人做官几十年不得升迁，怕人瞧不起，所以每每有人请吃饭，他总是先在家吃碗蛋炒饭，才姗姗赴宴。在席面上吃不上几口，便推说自己还有应

酬，又安步当车回去。到家再吃一碗蛋炒饭了事。终于得了一个“蛋炒饭”的外号。曹禺认为，类似的人物情节应当多多搜集，以利创作时用。

接下来，曹禺讲了自身的一段故事。他说10年前，曾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，现在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。曹禺与她见面，只谈一些油盐菜米，直到送他出门时，女友才指着自已女儿问曹禺：你看她还像十年前的我吗？曹禺听出弦外音，忙回答：你现在并不老呀！似乎没直接回答女友的话，却回应了她话中的意思。高明！曹禺告诉学子，这种意味深长的对话，应当注意搜集。

此外，曹禺认为，人物不要写得太典型化。这一点与今天大学教的《文学概论》的观点不大一致：太坏的汉奸

和太好的爱国青年都很少见。也就是说，人有多个层面，简单的非此即彼定义既不符合实际，更不符合创作规律。他还认为，对话应当是白话，不是文言。曹禺的好对话有例证：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在客厅，主人偷偷问仆人：“没有走吗？还？”这才是生活中的对话。曹禺称这样的对话不合逻辑却鲜活，是出人意料的好对话。最后，他还认为运用方言“要紧”。因为方言最能打动当地人的心，引发他们的感情。

由以上几条可见，曹禺对语言尤其看重。我们常说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从许渊冲的听课记述中，我们应该更加留意从语言角度研究曹禺，这是把握其艺术特点的一把钥匙。

■ 杨建民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